

# 為什麼顯後村人才輩出

葉梅

七日談

(北京篇)

四月裏，深藏在浙江淳安千島湖旁山坳裏的顯後村，以一場讀書會，吸引四面八方的鄉親。值得稱道的是，這座被綠水青山環抱的古村，自南宋嘉定五年建村以來，英才輩出：從載入邑志的孝廉之士，到考入北大的翹楚之才；從返鄉振興的領頭人，到走出大山的新聞、教育、科技名家，保家衛國的英勇戰士……一代代顯後人在山水間成長，在文脈中浸潤，詮釋著「以德為先，方顯於後」的村訓。有人不禁追問，這座看似偏僻的山村，為何人才源源不斷、薪火代代相傳？答案就藏在它的山水稟賦、家風傳承與書香浸潤裏。

在那片鍾靈毓秀的山水之間，有着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生態基因。這村的周圍青山如黛，峰巒疊嶂，山坳間，一條清澈的九龍溪蜿蜒流淌，溪水澄澈見底，可見水底圓潤的鵝卵石與嬉戲的魚蝦。南邊的朝山鬱鬱蔥蔥，千百年來立有村規，不許砍伐，因此已是古樹參天，草木葳蕤。另一側的岱山則天生險峻崢嶸，岩壁陡峭，如今已被層層茶園覆蓋，青翠欲滴的茶芽綴滿枝頭，村集體打造了「岱山呈祥」茶葉品牌，一片金葉子給村裏添了財富。山腳下竹林成海，清風拂過，綠波如海浪翻滾。北邊的金紫尖高聳入雲，登頂遠眺，可將千島湖的浩渺煙波與村莊的田園風光盡收眼底，史志有云：「金紫尖高據北邊，聳屹萬丈勢連天」，這村山水相依，且又雄奇壯闊，潛移默化地滋養着顯後人開闊的胸襟與高遠的志向。

村口的樟樹媽媽與村內的柏樹伯伯，是這片山水育人的最好見證。相傳明正德年間，武宗皇帝為表彰顯後村一百歲壽翁敦宗睦族、守望相助，賜賜柏樹、樟樹苗各一株，自京都運至淳安這村裏。如今柏樹已逾五百二十年，樟

樹雖經洪水侵襲卻又重煥生機，據林業部門檢測也有四百二十餘年樹齡。顯後村以及鄰村的人家有了新生的孩子，一滿月就會被父母帶到這兩棵古樹跟前，拜認為長輩，稱作樟樹媽媽，柏樹伯伯。這份儀式感，既深含對自然的敬畏，更懷有對生命韌性的信心。樟樹旁的德先橋，幾百年來屢毀屢建，橋頭有一副「奇山承厚德，異水育精華」的楹聯，恰道出山水與人文的交融，奇山異水哺育厚德之人，而厚德之人則悉心守護這綠水青山。

鄉有規，民有德；村有俗，世有風，既是傳承古訓美德，更是守護鄉土文脈、潤澤後世人心的根本之舉。顯後村民熟知「以德為先」的村風家風，客人來到村裏，他們會情不自禁地說到村名的由來，在《顯後方氏續修宗譜》裏有記載，村名取自「顯靈昭在天，後嗣晉賜祐」，並將「忠孝節義、勵志勤學」的理念刻進了族規家訓。明代於村裏建成的慶慶堂至今尤在，堂聯「報本恩無極，傳家慶有餘」，訴說着族人對天地自然與祖先的感恩，村裏還有希舜堂、光裕堂等，無不彰顯「以德為先，方顯於後」的村風。

走進顯後村，可以看到村裏興辦的幸福食堂，飯菜熱氣騰騰，老人們中午可在那裏免費就餐，食堂還有專人每日都為村裏行動不便的高齡老人送餐。鄰里之間互幫互助，好妻子、好媳婦、好兒子的故事已成為日常。村支書方亮曾於一九九二年外出打工，他當過焊接工，後來做過大公司的銷售經理，在外收入頗豐，但家鄉的召喚讓他於二〇一一年回到顯後村，和鄉親們一起興茶園、種果樹，治理河流，開發漂流、民宿，全心投入鄉村振興，苦幹十幾年，在鄉親們的共同努力下，一度的空心村在「千萬工程」的治理中煥發出了新活力。

家風正則家道興，家道興則人才出。

就在前不久的四月二十二日，第三十一個世界讀書日之際，「書香千島湖 鄉讀共傳承」淳安縣全民閱讀周活動在顯後村文化禮堂啟動，來自北京、杭州以至淳安縣城的各界人士與村民們齊聚一堂。禮堂的木樑上懸掛着「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的紅色橫幅，窗外是枝繁葉茂的古樟樹與潺潺流淌的九龍溪，新風與古韻相融。浙江教育出版集團特意帶來了《能不憶江南》等一批優質圖書，涵蓋經典名著、鄉土文化、科普知識等類別。杭州高級中學與淳安三中在此簽訂了「閱讀教共體」共建協議，將定期派遣教師到顯後村開展閱讀講座、讀書分享會，還將組織城區的學生與村裏的孩子結對共讀，採取「同讀一本書」，「書信傳情」等方式，推動全民閱讀的深入。

在顯後村擔任文化特派員的老張，結合這裏的山水特色與文化底蘊，近年來精心策劃了「山水讀書節」「鄉土讀書分享會」「古樹伴讀」等特色活動，讓閱讀逐漸融入村民的日常生活。從顯後村走出的杭州高級中學的一位教師感慨地說，我小時候在樟樹下讀書，在溪畔背書，這份與自然相伴的閱讀時光，讓我受益終身。在縣融媒體工作的青年詩人小方，也常在棗樹林、九龍溪旁讀書寫作，作品發表於知名雜誌。如今，顯後村的讀書會已形成常態化，每月都會定期舉辦，吸引着越來

越多的村民參與其中，讓書香在山水間流淌，讓人才在浸潤中成長。

顯後村有「四棵樹」，樟樹媽媽慈愛包容，柏樹伯伯蒼勁堅韌，棗樹的果實甘甜滋養，三百歲的「棗樹王」孕育出大片的棗林，年年開花結果，釀製出熱銷市場的「淳安南棗」，鐵核桃堅硬醇厚，卻能嚼出滿口醇香，回味無窮。這些樹相伴着這座古村的人傑地靈，也相伴着淳樸敦厚、崇文尚德、勤勞向善的好村風，代代濡染，潤物無聲。

如今，顯後村的九龍溪成了網紅打卡點，清澈的溪水蜿蜒穿過古村，兩岸綠樹成蔭，野花遍地，遊客們沿着溪畔步道漫步，聽溪水潺潺，看魚蝦嬉戲，古道旁的棗樹林香氣四溢，伴隨着書香漫遍全村。那青鬱墨翠的自然風光、溫潤綿長的「以德為先」的家風與沁人心脾的書香氣息相通，孕育出生生不息的力量，顯後村更得人才輩出。



▲顯後村近五百年樟樹下，新人聆聽方氏祖輩忠孝文化故事。資料圖片

## 浮光掠影看香港



HK人與事  
袁則存

丙午暮春，應友之邀，我慕名飛往「東方之珠」，去赴一場品讀多元文化、邂逅國際繁華之約。飛機落地深圳，經深圳灣口岸入境香港。終於第一次踏上香江大地，短短三十小時的初遇，如同一幀流動的膠片，定格下這座城市的獨特側影。

一入港，便覺秩序井然。跨過口岸的黃線，道路通行靠左，車輛右舵行駛。行在街頭，紅綠燈前人人守序，無人越線爭搶；車流如織，卻鮮少聞見鳴笛，車輛各行其道、禮讓謙和。這種對規則的自覺與敬畏，滲透在城市的每一處毛细血管，構築起現代都市文明的基石。

再品港，煙火與奢華共生。友人盛情款待，晚餐設於維多利亞港畔。臨海而坐，窗外是望不到邊的碧海與林立的摩天樓群，室內則是琳琅滿目的港味佳餚。除了地道的粵菜，主人還貼心點了清炒高筍絲與蛋炒飯，這兩道熟悉的家常滋味，瞬間拉近了距離。

晚飯後，陣雨來襲，薄霧漫延，無緣飽賞維港璀璨夜色。於是漫步至尖沙咀海港城，這座享譽盛名的購物天堂更是將這種反差展現得淋漓盡致。放眼望去，國際品牌琳琅滿目，行人們在奢華的玻璃幕牆前步履匆匆。但若轉過街角，一杯港式奶茶、幾樣經典茶點，便能在煙火氣中獲得極為踏實的滿足。

三賞港，新舊交融的城市哲

學。中環的街道上，斑駁的叮叮車軌道旁，傳統唐樓上入駐了藝廊與咖啡店；霓虹燈牌下，藏着地道的懷舊點心舖。那些歷經時光打磨的騎樓與舊檔，並非城市的負累，而是與維港的高樓大廈、中環的玻璃幕牆共同編織出立體的城市表情。舊是底色，新是亮色，彼此映照，讓香港既有煙火氣的溫度，又具國際都會的銳度。

四感港，快慢交織的生活呼吸。大街小巷，不同膚色、髮式、服飾的行人都步履不停，透着都市的緊湊與高效；而轉入茶餐廳內，熱氣氤氳間，食客們悠然品茗、品嚐美味、細讀報紙，時間彷彿也慢了下來。這份「快」與「慢」的默契共生，勾勒出香港獨特的呼吸節奏。它有搏動的銳氣，亦保留着熨帖人心的煙火溫情，這便是其真實而生動的脈搏。

五悟港，深入肌理的城市教養。

公共場所潔淨如洗，不聞喧嘩、不嗅煙火、不見紙屑；接機師傅如約等候，辦事從業者守時守信。這一切看似微小的「自律」，實則源於對規則的內化與共同珍視。它不是外在的強制，而是一種深入肌理的城市教養，塑造了香港理性而優雅的公共面孔。

短暫時間的邂逅，足以窺見這座城市的包容與定力。在繁華與古樸、快節奏與慢生活的完美平衡中，香港以獨有的城市底蘊與文明姿態，綻放着經久不息的獨特風華。



藝象尼德蘭  
王加

四月二十七日，是荷蘭的國王節（Koningsdag）。提起荷蘭，大多數人首先會想到鬱金香、風車和梵·高。但如果你漫步阿姆斯特丹街頭的旅遊景點，甚至在機場的免稅店中，都會看見一樣非常獨特的物件：木鞋（荷蘭語 Klompen）。既有表面繪有花紋的紀念品，也有用木鞋形狀做出的鑰匙鏈等衍生品。如今，在現代社會的大街上早已看不到人穿木鞋了。因其平民化的屬性，哪怕在十七世紀荷蘭黃金時代的畫作中都鮮有呈現。然而，當我今年三月重返法蘭克福施泰德博物館（Städel Museum）參觀時，一幅北方文藝復興時期的荷蘭風俗畫家彼得·阿爾岑（Pieter Aertsen）的作品《在市集中的基督與受騙女子》引起了我的注意。起因是畫作最右側身穿紅衣的攤主腳踩着一隻傳統的荷蘭木鞋。

距今已有八百餘年歷史的荷蘭木鞋，最早的實物證據可追溯至十三世紀初期。由於尼德蘭地區多雨的溫帶海洋性氣候和低窪的地勢，這種以白楊為原材料、整塊木料鏤刻雕琢而成的無拼接一體式木鞋便成為了當地人禦寒防潮的首選。而在阿爾岑這幅風俗畫中，我們可以從身穿橙衣頭戴橙帽且四周圍滿貨品的攤販腳上清晰地看到近五個世紀前的傳統木鞋究竟是何樣式。其原木色的鞋身接近我們今天拖鞋和皮鞋的結合體，前面有鞋頭但沒後跟，鞋底有類似於日本木屐的兩齒。這一設計既能在陰雨天起到防滑和保護

## 經久不衰的荷蘭木鞋

功能，且便於穿脫，極符合當地的氣候特徵。時至今日，木鞋已和風車、鬱金香和奶酪一同被譽為「荷蘭四寶」，成為具有國家象徵意義的「土特產」。

相較於同時代廣為人知的風俗畫巨匠老彼得·勃魯蓋爾（Pieter Bruegel the Elder），更早前成名且曾同時活躍於安特衛普的彼得·阿爾岑實則客觀為前者更成熟的風俗畫作品奠定了基礎。身為風俗畫題材的先驅之一，阿爾岑在西方美術史中最重要的貢獻便是他開創了宏偉的風俗畫場景，將當地市集或廚房中的食材細節安置在畫面前景處，卻將文藝復興時期主流的宗教題材濃縮在遠景中。這幅《在市集中的基督與受騙女子》便是這種「本末倒置式」構圖最典型的例子。畫作的前景豐富到令觀者感覺擁擠，集市上除了琳琅滿目的蔬果、麵包、蛋類、禽類和盛放食品的陶瓷餐具，碩大的商販同樣穿插在貨品中，接地氣的生活化氛圍撲面而來。由於阿爾岑活躍的時代屬於文藝復興時期中矯飾主義（Mannerism，又稱為風格主義）時期，所以強調誇張、扭曲甚至不對稱的人物形態。這也是為何前景的所有攤販看起來都是頭大身子短，身體比例完全不和諧的緣由。在這其中，腳踩荷蘭木鞋、雙

手懷抱胸前的攤主無疑是身材比例最大的；加之他一襲橙衣橙帽的裝扮，也讓他在一眾攤販中顯得格外醒目。

由於前景豐富的市集呈現，以至於觀者很容易忽略背景中所包含的宗教題材。《在市集中的基督與受騙女子》是文藝復興至巴洛克時期畫家經常描繪的選題——在聖經《約翰福音》中所記載的基督如何用智慧和仁慈拯救一位被指控行淫的婦人。在帶有殘垣斷壁的古城與樹林的遠景襯托下，中景處的基督單膝跪地用手指在地上書寫，女子被文士和法利賽人帶到他面前，在要求按照摩西律法將其亂石砸死後，基督起身問了他們一個尖銳的問題：「你們當中有誰是無罪的，誰就可以先拿石頭砸她。」這個令人啞口無言的反問凸顯了基督的智慧，也讓企圖為女子行刑的人們逐一散去。畫面中景處描繪的就是基督躬身在地上比畫的一幕。此情節被畫家安置在集市中實則是有深意的。在荷蘭語中，「Vogel」一詞代表鳥類，而轉化成動詞「Vogelen」便成了兩性關係的粗俗用語。前景市集右側被蓋布遮住一半的籠中所關住的幾隻禽類，和畫中唯一站立的攤販手中提着的野鴨，實則是中景這段聖經故事的道德暗喻，並告誡人們要警惕世間的感官誘惑。而在這幅當時被視為低俗的百姓世俗主題置於宗教歷史題材之上的風俗畫中，出鏡的荷蘭木鞋不僅成為了經久不衰生活用品的圖像佐證，也間接反映出風俗畫如實還原民俗日常細節的特質。



▲彼得·阿爾岑的作品《在市集中的基督與受騙女子》。作者供圖

## 城市的聲音



客居人語  
姚船

一座城市，不管人口多少，日日夜夜，都會發出各種不同的聲音。

這些聲音，有歡樂的，也有憤怒的；有柔和順耳的，也有刺激擾動人心的。有的發之人類之口，有的卻是機械所為。高高低低，時緊時慢，融成一支難以形容的城市「交響樂」。

也許可以說，每個人都是城市的「細胞」，大大小小的建築是城市的「骨骼」，馬路街道無疑是城市的「血脈」，如此構成一個有生命的整體。它會「呼吸」，也有「喜怒哀樂」，用聲音表達自己的情緒，奏出屬於自己的樂章。

以加拿大最大城市多倫多為例，雖然躋身世界知名城市之列，但沒有一般大城市的喧鬧和擁擠，基本上保持着平和、寧靜，似乎從容地迎來朝霞，送走落日，一天又一

天，一年復一年。

我在這座城市生活了近半個世紀，親身體會到它的發展和變化。曾聽新來乍到的朋友說，想不到多倫多的城市面貌這麼不起眼，建築老舊，很少嶄新的高樓大廈，街邊不少電線杆還是木頭的，有的柏油馬路還出現裂紋和小坑窪……我想，他們的第一觀感沒有錯，多倫多的「外表」貌不驚人。但衡量一個城市，好比你一個人，哪能單靠「顏值」去判斷？

多倫多一直被有關機構評為世界上宜居城市之一，有時還名列前茅，可見其在城市環境、就業、醫療、教育、交通和多元文化等方面的評比中，有不錯的表現。

如果單從雄偉壯觀的角度看，多倫多確實不突出，但它的內涵卻令人心儀。沉靜而又充滿活力，熱情但不張揚，正如加拿大人

的傳統，個性有點守舊，卻依然敞開胸懷，擁來自五大洲不同種族膚色的移民。

日久他鄉是吾鄉。幾十年的相處，我感受到它的脈動。在笑聲、歡呼喝彩聲中，也夾雜着哭聲和無奈的嘆息聲，正如一首打動人心的交響樂，有時柔美抒情，有時慷慨激昂，旋律有高低，扣人心弦。

不過，也許自新世紀以來，我彷彿聽到城市的「交響樂」中，出現了一種不同尋常的聲音，那麼刺耳，極不和諧，而且聲音越來越大，越來越頻密，這就是令人不寒而慄的槍聲！它無情穿越了和平安定的帷幕，在人們心口留下一道抹不掉的痛苦印記。

有新移民朋友問我，加拿大不是一個和平安全的國家嗎，怎麼會有槍擊案發生？我只能苦笑一下，今非昔比，如今這個動盪的

世界，何處才是避風港？

在北美洲加美兩國的大城市中，多倫多的安全指數還是比較高的。但在民調中，大部分民眾認為治安明顯差了，有的甚至為自身安全擔憂。打開電視機看每晚新聞節目，槍擊案和入屋搶劫等負面報道幾乎無日無之。連美國駐多倫多總領館也曾在深夜遭到槍擊。

雖然槍擊案多屬幫派尋仇，或是中東戰事引發的族裔對抗，但槍聲對於原本安靜的社區，無疑是極大的震撼。儘管政府採取了不少措施，加重對罪犯的刑罰，堵塞大量從美國非法流入的槍械，但成效並不顯著。樹欲靜而風不止，只要全球經濟環境沒改善，戰亂不平息，世界就沒有一個地方安寧。

世上沒有桃花源，也沒有天堂。